

卷第二百四十 諂佞二

趙元楷 閻知微 鄭愔 薛稷 李嶠 李義府 侯思止 盧藏用 趙履溫 張岌 吉頊

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將 張說 程伯獻 楊國忠 太真妃 李林甫

趙元楷 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，時候君集為元帥。君集馬病頹瘡，元楷以指沾其膿而嗅之，以諛君集。為御史所劾，左遷刺史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閻知微

唐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，司賓丞田歸道為之副焉。至牙帳下，知微舞蹈，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嗅之。田歸道獨長揖不拜。默啜大怒，倒懸之，經一宿。明日將殺之，元珍諫：「大國和親使，殺之不祥。」乃得釋。後與知微爭於殿庭，言默啜必不和，知微堅執以為和。默啜果反，陷趙定。天後乃誅知微九族，拜歸道夏官侍郎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鄭愔

唐吏部侍郎鄭愔初托附來俊臣。俊臣誅，即附張易之。易之被戮，即附韋庶人，後附譙王。竟被誅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薛稷

唐太子少保薛稷、雍州長史李晉、中書令崔湜、蕭至忠、岑羲等，皆外飾忠鯁，內藏諂媚。脅肩屏氣，而舐痔折肢，阿附太平公主。並騰遷雲路，咸自以為得志，泰山之安也。七月三日，家破身戮。何異鸚鵡棲於葦苕，大風忽起，巢折卵壞。後之君子，可不鑒哉！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李嶠

唐李嶠少負才華，代傳儒學。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，三知政事，封鄭國公。長壽三年，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，鐵一百三十餘萬斤，錢二萬（「萬」原作「百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七千貫。於定鼎門內，鑄八稜銅柱，高九十尺，徑一丈二尺。題曰「大周萬國述德天樞」。張革命之功，貶皇家之德。天樞下置鐵山，銅龍負戴，獅子麒麟圍繞。上有雲蓋，蓋上施盤龍，以托火珠。珠高一丈，圍三丈，金彩燦煌，光侔日月。武三思為其文，朝士獻詩者，不可勝紀。唯嶠詩冠絕當時。詩曰：「轍跡光西嶺，勛庸紀北燕。何如萬國會，諷德九門前。灼灼臨黃道，迢迢入紫煙。仙盤正下露，高柱欲承天。山類叢雲起，珠疑大火懸。聲流塵作劫，業固海成田。聖澤傾堯酒，薰風入舜絃。忻逢下生日，還偶上皇年。」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，左授滁州別駕。後至開元中，詔毀天樞，發卒鎔鑠，彌月不盡。洛陽尉李休烈乃賦詩以詠曰：「天門街東（明抄本「東」作「中」）倒天樞，火急先須卸火珠。既合一條絲線挽，何勞兩縣索人推。」先有謠云：「一條絲線挽天樞。」言其不久也，故休詩及之。庶士莫不諷誦。天樞之北，韋庶人繼造一台，先此毀拆。（出《大唐新語》）

李義府

唐李義府狀貌溫恭，與人語，必嬉怡微笑，而褊忌陰賊。既處權要，欲人附己，微忤意者輒加傾陷。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。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，制令劉祥道對推其事。李勣監焉，按有實。長流西州。或作劉祥道破銅山之大賊，李義府露布。稱混奴婢而亂放，各識家而競入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侯思止

唐侯思止貧窮，不能理生業，乃依事恒州參軍高元禮。而無賴詭譎，無以逾也。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。則天將不利王室，羅織之徒已興矣。判司謂思止曰：「今諸王多被誅戮，何不告之？」思止因請狀，遂告舒王及裴貞謀反。詔按問，並族誅，授思止擊擊將軍。元禮懼而思媚之，引與同坐，呼為「侯大」曰：「國家用人不次，若言侯大不識字，可奏云：獬豸亦不識字，而能觸邪。」則天果曰：「欲與汝御史，人云汝不能識字。」思止以獬豸對，則天大悅，即授焉。元禮復教曰：「聖上知侯大無宅，倘以沒官宅見借，可拜謝而不受。聖上必問所由，可奏云：諸反逆人宅，惡其名，不願坐其內。」果如言，則天復大喜，恩賞甚優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盧藏用

盧藏用徵拜左拾遺，千吏部侍郎中書舍人。歷黃門侍郎，兼昭文館學士，轉尚書右丞。與陳伯玉、趙貞固友善。隱居之日，頗以貞白自炫，往來於少室、終南二山，時人稱為「假隱」。自登朝，奢靡淫縱，本服鮮麗。趙趙詭佞，專事權貴。時議乃表其醜行。以阿附太平公主，流隴州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趙履溫

唐趙履溫為司農卿，諂事安樂公主。氣勢回山海，呼吸變霜雪。客謂張文成曰：「趙司農何如人？」曰：「猖獗小人。心佞而險，行僻而驕。折支勢族，舐痔權門。諂於事上，傲於接下。猛若虺虎，貪如餓狼。性愛食人，終為人所食。」為公主奪百姓田園，造「定昆池」，言「定天子昆明池」也。用庫錢百萬億。斜褰紫衫，為公主背挽金犢車。險詖皆此類。誅逆章之際，上御承天門。履溫詐喜，舞蹈稱萬歲。上令斬之，刀劍亂下，與男同戮。人割一脔，骨肉俱盡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張岌

唐天後時，張岌諂事薛師。掌擎黃幟隨薛師後，於馬旁伏地承薛師馬鏡。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冀穢，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。並偷媚取容，實名教之罪人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吉頊

天後時，太常博士吉頊，父哲，易州刺史，以賊坐死。頊於天津橋南，要內史魏王承嗣，拜伏稱死罪。承嗣問之，曰：「有二妹堪事大王。」承嗣若之，即以犢車載入。三日不語，承嗣問其故，對曰：「父犯國法，憂之，無復聊賴。」承嗣既倖免其父極刑。進頊籠馬監，俄遷中丞吏部侍郎。不以才升，二妹請求耳。（原缺出處，明抄本作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宗楚客

唐天後內史宗楚客性諂佞。時薛師有嫪毒之寵，遂為作傳二卷。論薛師之聖，從天而降，不知何代人也。釋迦重出，觀音再生。期年之間，位至內史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崔融

唐天後梁王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。雲是王子晉後身，於緜氏山立祠。詞人才子佞者為詩以詠之，舍人崔融為最。後易之赤族，佞者並流嶺南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崔湜

唐崔挹子湜，桓敬懼武三思讒間，引湜為耳目。湜乃反以桓敬等計潛告三思，尋為中書令。湜又說三思，盡殺五王，絕其歸望。先是湜為兵部侍郎，搃為禮部侍郎。父子同為南省副貳，有唐以來，未之有也。上官昭容屢出外，湜諂附之。玄宗誅蕭至忠後，所司奏「宮人元氏款稱，與湜曾密謀進鳩。」乃賜湜死，年四十。初湜與張說有隙，說為中書令，議者以為說構陷之。湜美容儀，早有才名。弟液、滌及從兄蒞，並有文翰，列居清要。每私宴之際，自比王謝之家。謂人曰：「吾之門地及出身曆官，未嘗不為第一。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，豈能默默受制於人！」故進取不已，而不以令終。又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。及韋誅，復附太平。有馮子都、董偃之寵。妻美，並二女並進儲闈，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。有榜之曰：「托庸才於主第，進豔婦於春宮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用番將

唐玄宗初即位，用郭元振、薛訥；又八年而用張嘉貞、張說；五年而杜暹進；又三年蕭嵩進；又十二年而李適之進。咸以大將直登三事。李林甫既懲適之之患，遂易舊制。請以番人為將，欲固其權。嘗奏於上曰：「以陛下雄才，兼國家富強。而諸番未滅者，由文吏為將，怯懦不勝武事。階下必欲滅四夷，威海內，莫若武臣，武臣莫若番將。番將生而氣雄，少養馬上，長求陣敵，此天性然也。若陛下感而將之，使其必死，則夷狄不足圖也。」上大悅。首用安祿山，安祿山有功；用哥舒翰有勇；用安思順能軍；用高仙芝善戰。祿山卒為戎首，林甫之罪也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張說

唐燕國公張說，幸佞人也。前為並州刺史，諂事特進王毛仲。餉致金寶，不可勝數。後毛仲巡邊，會說於天雄軍大宴。酒酣，恩赦忽降；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。說拜謝訖，便把毛仲手起舞，嗅其靴鼻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程伯獻

唐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。遭父喪，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、少府監馮紹正二人，直就其喪前，被發而哭，甚於己親。朝野聞之，不勝其笑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楊國忠

玄宗謂侍臣曰：「我欲行一事，自古帝王未有也。蓋欲傳位於肅宗。」及制出，國忠大懼，言語失次。歸語楊氏姐妹曰：「娘子，我輩何用更作活計？皇太子若監國，我與姊妹等即死矣。」相聚而哭。虢國入謀於貴妃。妃銜土以請，其事遂止。哥舒翰在潼關，或勸請誅國忠，以悅眾心，舒翰不聽。祿山發范陽，每日於帳前歎曰：「楊國忠頭，來何太遲也！」國忠妻裴柔，蜀之大娼也。國忠又為劍南節度。勸玄宗入蜀，授其所親官，布蜀漢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太真妃

太真妃嘗因妒忌，有語侵上。上怒甚。令高力士以輜車載送還其家。妃悔恨號泣，抽刀剪髮，授力士曰：「珠玉珍異，皆上所賜，不足充獻。唯發父母所生，可達妾意。望為申妾萬一慕戀之誠。」上得發，揮涕潤（「潤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然。遽命力士召之歸。（出《貴妃傳》，明抄本作出《開元傳》，接見《開天傳信記》）

李林甫

玄宗在東都，宮中有怪。明日，召宰相，欲西幸。裴稷山、張（「張」原作「西」，據《國史補》改。）曲江諫曰：「百姓場圃未畢，請候冬間。」是時，李林甫初拜相。竊知上意，及罷退，佯為蹇步。上問：「何故腳疾。」對曰：「臣非病足，願獨奏事。」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。將欲駕幸，何用擇時？設有妨於刈獲，獨免過路賦稅。臣請宣示有司，即日西幸。「上大悅。自此駕幸長安，不復東矣。旬日，耀卿、九齡俱罷，而牛仙客進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又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，誅鋤海內人望。自儲君以下，無不累息。初開元後，姚宋等一二老臣，多獻可替否，以爭天下大體。天下既理，上心亦泰。張九齡上所拔，頗以後進少之。九齡尤謇諤，數犯上，上怒而逐之。上雄才豁達，任人不疑。晚得林甫，養成君欲，未嘗有逆耳之言，上愛之。遂深居高枕，以富貴自樂。大臣以下，罕得對見，事無大小，責成林甫。林甫雖不文，而明練吏事，慎守綱紀，衣冠非常調，無進用之門。而陰賊忍殺，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。上左右者雖饗人廝養，無不略之，故動靜輒知。李適之初入相，疏而不密，林甫賣之。乃曰：「華山之下有金礦焉，彩之可以富國。上未知之耳。」適之善其言，他日，從容以奏，上悅。顧問林甫，林甫曰：「臣知之久矣。華山陛下本命也，王氣所在，不可發之。故臣不敢言。」上遂薄適之。因曰：「自今奏事，先與林甫議之，無輕脫。」自是適之束手矣。非其所引進，皆以罪誅。威震海內，諫官但持祿養資，無敢論事。獨補缺杜中猶再上疏。翌日，被黜為下邳令。林甫召諸諫官謂曰：「今明主在上，群臣將順之不暇，何用多言。君不見立仗馬乎？終日無聲，而食三品料；及其一鳴，即黜去。雖欲再鳴，其可得乎。」由是諫諍之路絕失。晚年多冤仇，懼其報復。出廣車僕，金吾靜街，前驅百步之外。居則以磚壘屋，以板幘牆。家人警衛，如御大敵。其自防也如此。故事，宰臣騎從，三五人而已。士庶不避於路。至是騎從百餘人，為左右翼，公卿以下趨避，自林甫始也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